

有一只青蛙叫了,接着又有一只也发出声音。第一只声音高,很洋溢;第二只低弱,细弱,像是不好意思地答应着爱情。也有可能还是一只儿童青蛙,稚嫩地跟着大人青蛙学习唱青蛙歌,朗读青蛙课文。

田野离得远了,偶尔听见青蛙叫,田野竟然像在窗外。正下着小雨,正是夜晚,灰蒙蒙的心情也青蛙起来,有呱呱的叫声,有青蛙跳,活泼许多。长大的人,变老的人,经常会管不住腿地往从前的路上奔去,走去,脚步声“咚咚”,长成了青蛙的蝌蚪,经常还是蝌蚪,扭扭扭啊,像一个可爱的黑逗号。我是常常变成黑逗号的,一个人游着玩。

青蛙叫、鸟叫都是语言很难描述透的,“呱呱”哪里能把青蛙的叫声说确切,它只是一个常见音,也是一个大概,因为“大概”也就够了,“特征”都是大概的,大概的动听,大概的亲



张冠李戴祭玉英 真相大白娶玉真  
夜祭 (设色纸本) 朱刚

我始终觉得,每一个人的发展,或者说人的最终完善,和科技的进步与否关系并不是很大。或者说科技的进步对于人的终极发展,更多时候反而是一种妨碍。

举个简单的例子,玉器工匠或木雕工匠的技艺,在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后反而下降了。当我看到一些稀有的玉石或木料被现代机械工具雕刻成工艺品而不是艺术品的时候,我会替那块玉石或木料的生不逢时深深惋惜。当一个人越来越多地依赖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时,他的能力就越得不到发展。



夜光杯

## 青蛙叫了

梅子涵

稍伏下时,低的就稍稍腾起些,争取透起。雨点从上面滴到下面,滴不破它们的透起与动听的平常和声。我的这种描述也很平常,我是一个只喜欢写出简单句子的作文作家,不学习胡哨花样,所以打分的时候不要太严格。小孩子读我的作文,不要在句子下划线,因为你划的可能是简单句,缺少“理论”上的美,如果你非要划,我也高兴,但是我不给你打分。高分低分都不一定是未来的分,慢慢写,边长大边写,不是专写考试作文,写作文并不是考试,写文学也不是考试,如同青蛙叫几声,鸟儿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是自己张开气囊和翅膀,是很好玩的生命庄重,是郑重其事的。

我又想起来,很多年前下乡到农场砖瓦厂,第一晚听见的也是青蛙叫,那不是一只两只,而是四面八方。我们同校的七个男生躺在各自的床铺上,是那般的讨论:

“你们认为有一万只青蛙在叫吗?”

“怎么可能正好是整数呢?应该是数千数万只。”

“有田有河的地方都有青蛙,我们学校旁边的河里有很多蝌蚪,我抓了养在瓶子里。”

“如果瓶子很大,它们会变成青蛙跳出来吗?”

“操场上也有青蛙,有一次我在训练起跑,枪声一响,旁边一只青蛙吓得跳起来,杨老师说,青蛙可以练习跨栏!”这话是我说的,杨老师是田径队教练。……

如此说着,青蛙继续叫得无边无际,床铺上渐渐静了,无人再说话,好像都睡着了,第一天的路途有些累了。

我模模糊糊地想着,青蛙会一直叫到天亮吗?后来我也睡着了。

那是我们正式离开学校的第一个浪漫主义夜晚。我们的“新青年”诗。

透过新蚊帐的月光落在我的新枕头上。后来我们便开始劳动。没有几天,就已成为了会劳动的人,但是不再说青蛙的叫声。

不再说不久之前的校园、课堂,蝌蚪变成青蛙从瓶子里跳出来。四周田野边,成片的芦苇割倒,一把火烧成灰烬,我们都会喊几句毫无边际的远方口号,挖泥、烧砖,毕竟是真切的内容,从天明到黑夜,天天,年年。

其实心里尚有很多幼稚和天真,青蛙叫,麻雀飞,蚱蜢一跳飞回童年窗台,但是必须藏住,假装成熟,不会指着海滨的飞鸟说“海鸥”“海鸥”,奔跑着劳动,大口喘气,精力不安排抒情时刻。

我们总是在不恰当的路口,放下真实的年龄包,今天为了明天,明明是今天,却以为已经是明天,长大几乎都提前了,没有人再为青蛙叫声、蟋蟀叫声、蚱蜢从草尖跳到草尖举行讨论会,不用主持人。真天真,真烂漫,都是傻话连篇,诗意在栗子壳里不爆开。一旦有人主持,有了麦克风,听着听着就听不懂了,就要抹点儿风油精了。

我们七个同校男生分在不同的七个宿舍、各种工种,好像再没有同时端着搪瓷碗一起吃饭。这个喜欢唱歌,那个喜欢下棋,乒乓球打得乒乒乓乓,我练习写文学。每天形而下地度过,形而上地

行走五十里路,我们的双脚就会觉得很不适应。

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变成“机器”的时候很多,成为“人”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们忘记了泥土的味道,忘记了夜晚的星空。

于是,一种质朴的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也被我们遗忘了。

瞭望,再然后是,他们一个个都先后离开了农场,回到没有四面八方青蛙叫声的上海,我还在乡下。一直到后来的后来,我才也乘上摆渡船渡过黄浦江,回去了,考取大学。

我的大学有两个湖,湖边总有青蛙声。我在这儿当了老师,给大学生讲文学童话。我的课堂里常常有“青蛙”叫声,小蝌蚪找妈妈,汤姆家亚们说傻话,变大变小的兔子,风把一个家园完整刮起,到另一个地方完整放下,小蜘蛛帮助胆小怕死的猪光彩夺目……坐在下面的年轻“青蛙”们心想这哪是他们应该听的故事,他们早就是深刻的人了。一直到后来,他们当了老师,当了父母,吟诵着“春风若有怜老意,可否许我再少年”的时候,才恍然识破了从前的肤浅,心愿着返回“永无岛”的彼得潘课堂。可是怎么返得回呢?正是返不回,才会写出这样的童话。童话是永恒的心愿,所以值得相信和追慕。

我和我的那几个浪漫主义夜晚的同学很久以后才见到,坐在一张桌前说话、吃饭,没有提起那个夜晚的青蛙讨论,谁还能记得住呢?我的目光挨个移动过他们的神情,唱歌的、下棋的,乒乓球打得乒乒乓乓的,竟然个还是搭挂了些从前的天真,有些滑稽,有很多可爱,人终究不会走一路卸一路,打开箱子,角落里一定有从前的物件。

青蛙还在叫着,我还在池塘里游成黑逗号。

## 青岛游

华振鹤

**观海**  
登高骤觉乾坤阔, 碧浪凝从九昊来。 吞吐烟云含日月, 万千气象孰安排?

**日落**  
一片绮霞落水中, 海天上下半映红。 孤山突兀滕胧远, 开出画图造化工。

**栈桥**  
谁抽宝剑截横澜, 喷雪撼涛日色寒。 恰似海宁潮八月, 水声云气万人看。

## 碧海蓝天见证我的成长

宋敬岩  
练就一台反映基层部队生活、体现部队精神风貌的节目赴北京汇演。福建基地从基层部队抽调了四十人组成了业余宣传队,要求创作排练出一台贴近反映部队基层生活的节目,我也被抽调到了宣传队当女班班长。当时大家积极性很高,5个月的时间排出了一台有福建前线特色的自编自演的节目,如期赴北京汇演。

在聚会里,阿焯神情抑郁,问起时,她幽幽地表示:新近搬来的邻居喜欢宠物,养了三条狗、三只猫、一只鹦鹉。本来嘛,井水不犯河水,邻居宠物再多,也与自己无关,问题是,狗儿撕心裂肺的汪汪声、猫儿细水长流的喵喵声、凤头鹦鹉震耳欲聋的鸣叫声,劈头盖脸而又无处不在,原本宁静的环境被这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塞满,一点缝隙都没有。阿焯是居家办公的编辑,文字的工作需要绝对的安静,然而,这些密不透风的嘈杂声却像滚烫的水,烫伤了她的听觉和视觉,头痛欲裂的她,根本无法专注工作。

正想找新邻居交涉时,邻居却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上门造访,以满脸的笑意释放满怀的善意。攀谈之下,才知道大家的家乡都在马来西亚,有了这一重关系,彼此的距离蓦然拉近了。阿焯正寻思着如何提出噪声的问题时,对方却像读懂她的心思,左一句抱歉、右一句对不起,为他养的宠物致歉,他解释道:“也许是初来乍到,环境陌生,它们都闹出了些声音,兴许过些日子情况便会改善。”阿焯别无他法,只能接受,一心希望能盼来原先的宁静。

她盼了又盼,却总盼不到,狗儿猫儿鸟儿依然肆无忌惮地制造嘈声;邻居呢,也依然三不五时地上门来,盛意拳拳地赠送土产、水果、美食。她想拒而不收,却又觉得不近情理;只好买了礼品回送对方;一来二往地,双方倒好像成了好友;不过,宠物不受控制的噪声,始终是阿焯心上一个消除不了的疙瘩,尤其是那只凤头鹦鹉,长得千娇百媚,叫声却凶凶极恶,在月光清澈的夜晚,更是叫得声嘶力竭,仿佛有人在追杀它。阿焯书稿上的文字,被吓得四散奔逃,阿焯伸手想去抓,却连半个字也抓不住。悲伤像熏染的墨汁,在她心叶上扩散开来,浩浩荡荡,她觉得自己由顶至踵都是黑的。

聚会上,大家七嘴八舌地出谋献策,有人劝她向居委会投诉,也有人叫她去报警。

阿焯双手一摊,无奈地说:“恶汉不打笑脸人呀!再说,就算居委会出面、警方上门,也没有办法叫他的狗不吠、猫不叫、鸟不吼啊!”

那么,难道只能忍吗?一直没有开口的阿沅这时突然问阿焯:“你打算搬走吗?”阿焯生气地说:“我已在这儿住了20多年,哪有可能说搬就搬!”阿沅好整以暇地说道:“既然不搬,又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就只能努力把自己融进新环境里了!”阿焯觉得她在讲风凉话,没好气地应道:“针不扎你,你哪里知道痛楚!”阿沅一脸认真地说道:“我早就被针扎到了!”大家都把目光凝聚在她脸上,她不疾不缓地说道:“40岁那年,我患上一种罕见的耳鸣症,好像有人躲在我的耳膜里,日夜不分地击鼓,屡医不愈。我被鼓声击倒了,开始看心理医生,他说:你既然没有办法扳倒它,就妥协吧!融入它,与它和平相处,把它当作背景音乐!医生的话,醍醐灌顶!如今,我和这背景音乐已经和平相处20多年了,坦白地说,没了这鼓声,我恐怕还会失眠呢!”顿了顿,又恳挚地说:“阿焯,你姑且想象自己住在丛林深处,与动物日夜相处。它们的叫声,都是大自然的音乐啊!”

阿焯回去后,便尝试在脑子里把自己“搬”进丛林里。起初,宠物的叫声依然刺耳,然而,她非常阿Q地安慰自己:“住在丛林里,只有温驯的猫、狗和鹦鹉,没有凶猛的虎、豹和狮子,多么幸运啊!”渐渐地,噪声竟不那么难忍了……她知道,总有一天,这些声音,会变成她的“背景音乐”的。

“打不赢,又逃不掉,便和谐共存。”她默默地微笑着对自己说。

福建地处东海前线,高山海岛多,多个部队的指战员常年坚守海防,生活艰苦,文艺生活贫乏。我们下部队基层为他们提供演出服务,活跃部队生活。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走遍了福建的山山水水,哪怕是只有几个战士的海岛观通站。一百多场演出,我们女兵班克服晕船呕吐、腹泻等身体不适,有时到海岛为战士演出,还要搬着道具跳到海水中。

在下部队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我也逐渐成熟起来。在碧海蓝天的见证下,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于,1970年4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十日谈** 明起刊登 一组《心静自然凉》,责任编辑:殷健灵。  
我的入党故事 责编:刘芳

## 科技和人类

曲曲  
这一点,让我想到了现代职场上的白领人士,因为在办公室待得越来越久,缺乏适当的体育锻炼,肌肉会变得羸弱。当有一天需要徒步

我生于1950年,1970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4月,18岁的我作为卫生兵应征入伍,来到了东海舰队福建基地416医院。416医院是1959年由陆军19保障医院改编为海军医院的。它坐落于厦门市,是一个有着200多张病床、近200个工作人员的团级单位,主要任务是为福建前线的指战员官兵和附近的群众服务。当时医护人员青黄不接,因此我们这些入伍的女兵在医院卫训队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在业务上苦练急救包扎、打针换药等基本功,学习一些基础医学和护理病员的知识。为了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战友们在萝卜等上面练习打针,相互在胳膊上打针,没人叫苦。

电,白天除了保障手术室和治疗用电,其他地方都要节约用电,甚至晚9点钟以后病房和宿舍都点煤油灯。病房大楼没有电梯,只有一部电梯直达手术室,送餐除铝制餐车外,还有就是肩挑80斤甚至100斤的担子走斜坡到三楼外科病房。我原先没挑过担子,担子前是粥、后是汤,这对我是个考验。我每天练习,肩膀也磨破了皮,直到能挑起80斤的担子把病号饭送到病房。11月,我又分到外科做护理员的工作。我做护理员,主要是配合护士发送药品、打针治疗,给病号喂饭,打扫卫生。我工作努力,不怕苦不怕累,积极要求进步,争做五好战士,同年12月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

1969年5月,为迎接新中国成立20周年,海军政治部决定在北京举行海军文艺汇演,要求各单位抽调文艺骨干排